



人间小暖

□ 张亮丽

上次生病，去了距家二百里的医院。手术之前忐忑极了，虽然知道阑尾炎手术不大，到底是要开刀，心里就怯了三分。好在麻药一上，万事不知，醒来已经是手术了。

只是记得听医生的话，前几天不能进食，连水都不敢多喝。

好在“解放”的时间不远，终于是可以喝粥了。大夫特意叮嘱，只能喝上面的米汤，稠的还是不能多吃的。

送餐的大姐送来了定制的粥。说是粥，不如说是米汤更为贴切，一粒小米是寻得到的，但是一勺却是没有的。要付给米粥的钱，大姐摆摆手，说是老板送我的。

我心下怔然，不过是之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聊了两句，没想到还会收获这样一份温暖。

住院部北面是后山的一角，能看到叶子渐渐变化了颜色。大概是高楼挡着，少见阳光，植物多不高，有些稀疏，却也各有色彩，绿的、红的、黄的，深浅各有不同，倒是有几分油画的艳丽。

偶尔也能在走廊看到其他散步的人，差不多都和我一般踱着步子，少有呻吟声，大概是暂时习惯了疼痛。倒是有个病友，和我一般，惯爱看后山的树，后来我们有了默契，也是一起看了两天，第三天她出院了，也很为她开心。

住院的时间不算是长，一周后便出院成功。精神头不算是太好，活泼一些确实是做不到了。

身体的恢复需要时间，但是总是会慢慢变好的。一个月半之后，我也敢出门了。只是到底是高估了自己，骑电动车还摔了一跤，自己还扶不起来电动车。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，此时已经是冰天雪地，求助也难找到人。

幸好已经离家不远，才给家里人打了电话，就有一位大叔从屋子里小跑出来，帮我扶起车子。

我心里很内疚，又不好意思。雪地路滑，这位陌生的大叔连件厚点的外套都没穿，就过来帮我扶起车子。

我慌忙谢了他，也不敢再骑，慢慢推着拐弯，

却还推不上去。

那个大叔还没回去，又帮我推了车子，我回头道谢，才发现还有一个陌生的大姐也在帮忙，连忙谢了人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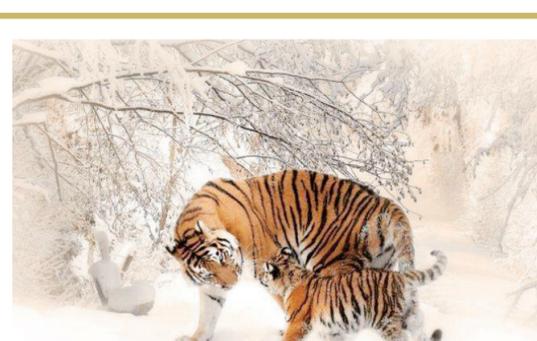
等到家人下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快到楼下，家人看到我，先问我身体情况，告诉我，一接到我的电话就下来了。

我跟他说了之前的事情，想要把好心人指给他看。回头一看，大叔和大姐都走了。

冬天的风很冷，但是心里倒是觉得自己十分幸运。毕竟，寒风虽冷，人情却暖。

没有办法忘记这种感动。人的一生不过就是点滴的日常琐碎小事堆积而成，少有人会经历感情浓烈的爱恨痴缠。在普通的小日常当中，感受这人间冷暖，体会人生五味，被人关心，也关心别人，用这点点滴滴的小温暖去丰盈自己的人生，也是意外的不错。

我们会被温暖，也会用日常温暖别人。人间小暖不外如是。



虎谈

□ 苗连贵

一组数据：虎的百米速度4.43秒，飞人博尔特是9.69秒（我们的苏炳添，在东奥会上也达到了9.83秒）；虎一巴掌的掌力可达1200磅，霸王泰森的一拳只有200磅；虎牙的咬合力也可达1200磅，人类的咬合力最多也只有200磅；虎一纵可跳12米，人类的跳远世界纪录是8.95米（也不知是谁测出的，姑认可吧）。这且不说，人类没有尖牙利爪，而这两样，虎都充分具备。跟这样的终极猛兽硬刚，人类没有任何胜算。

虎是大型食肉猛兽，无肉不欢，它不可能不吃禽、禽，不可能不伤人。唐代张籍有诗曰：“南山北山树冥冥，猛虎白日绕村行。向晚一身当道食，山中麋鹿尽无声。年年养子在深谷，雌雄上下不相逐。谷中近窟有山村，长向村家取黄犊……”（《猛虎行》）可见，古代虎多，成患，虎在当打之列。人虽然打不过它，但会想法子对付。

曾读过一篇故事《唐打虎》，说的是一户唐姓人家擅打虎，一日，某山村遭虎侵害，便去请这户人家。来的打虎将是一老汉带个十一二岁的娃娃，随身的工具也只是一把斧子。众人嘀咕，暗自尾随二人进山。孩子爬上树学虎啸把虎引了出来，虎见老汉，呼啸着扑过来（虎见猎物是必扑的），只见老汉迎面倒下，双手紧握斧柄，刃朝上。老虎扑过之后，瞬间倒地而亡。众人不明所以，走近一看，虎腹从前至后剖开一条血口。就这样，老汉轻而易举就把它开了膛。虽然这故事有点玄，并不一定真实存在，但似乎也有可操作性。不过这人得有多大的胆气啊！人的智商远高于虎，懂得利用时机、技巧、工具，因而战胜虎是可能的。

即令徒手相搏，人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勇力，也能战胜虎。历代都有打虎英雄。

杨忠，这位的名头不太响亮，但他的后代却名声显赫，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其子，孙则是末代皇帝隋炀帝。还是在南北朝时期，某次杨忠随宇文泰山中骑行，突然一只猛虎蹿出，宇文泰连人带马吓瘫。危急关头，杨忠纵身飞跃下马，一臂夹住虎腰，就在虎回头张嘴欲咬的当口，他另一手直插入虎喉，攥住虎舌，生生将之拔出，活活弄死了虎。《周书卷十九·列传第十一》：“尝从太祖（宇文泰身后被尊为北周皇帝）狩于龙门，忠独当一猛兽，左挟其腰，右拔其舌。太祖壮之。”虎虽威猛无比，但人在生死存亡之刻，潜能超常发挥，故能置虎于死地。

武松打虎的桥段，历来为人称道。盖因施耐庵描绘生动传神，斗虎过程合乎事理。其实，历史上的武松并没有打虎，真实的打虎者是元末明初盐城人卞元亨。“卞元亨幼读史书，尝试剑，臂力过人，能举千斤。”（《盐城史志》）。卞元亨听说伍佑（今盐城伍佑镇）闹虎患，便只身去灭虎。伍佑多草，入草地，人虎相遇，他连续躲过了老虎的“一扑，二掀，三剪”，趁虎泄气，抓住虎顶皮，用脚猛踢虎的下颌骨，将虎击毙。“元亨时，伍佑场草地有虎，卞能徒手独往，以脚踏虎颌，使虎立毙。”（同上书）“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，只顾乱踢。”（《水浒》23回）二者打虎情节几乎一模一样。

老施和卞元亨是好友，两人常在一起喝酒吃肉，无话不谈。卞曾为张士诚的部下，《水浒》写的许多好汉都有张士诚部众的影子。但施耐庵对好汉们讲求忠义、不愿在明朝为官不以为然，《水浒》里的招安路数，可见出施耐庵欲效命朝廷的为官哲学。这是题外话。但施耐庵对卞元亨打虎深为钦敬，他将之移植到《水浒》，成就了武松的高光形象。

古代女子也敢打虎。据明代浙江沈明臣的诗《大树村刘氏少妇打虎行》：老虎进村，扑人，“……刘家少妇夸老姑，气猛视虎如匹雏。手提钢叉刺虎目，虎血溅面红模糊……”刘氏妇大约相当于《水浒》中的顾大嫂之类的女汉子。虽然她打虎用的是钢叉，但不畏虎，敢与虎斗，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！

民国时期出了一位打虎将军，谁？大名鼎鼎的赵登禹。赵登禹，山东大汉，身高1米9，自幼学武，臂力过人。入军界后，某次，奉上司冯玉祥之命去送一封急信，日夜兼程，途中遇虎。猛虎扑来，他侧身躲过，趁机跃上虎背，铁拳雨点般落下，额上、眼上、耳上、鼻上，直至虎倒地而亡。之后，冯玉祥得知此事，命赵登禹骑在虎上摆拍，并在照片上题词：“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”。赵登禹将军是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师长，长城喜峰口大战，赵登禹所在的29军大刀砍杀日军，名震全国。赵登禹以打虎之勇力杀敌，他是真正的国民英雄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虎患频仍。河南出了一位打虎好汉：何广位。何广位天生一副好身架，人高马大，吃得多，力大无穷。为找口饭吃，他年轻时四处奔波。某日，天色渐微，何广位匆匆行走在莽林小道，忽闻一声虎啸，但见山林动摇，一只猛虎朝他扑来，何广位抡起巨拳就朝虎头砸去，正中虎鼻，这一拳太重了！虎当场昏厥，挣扎了两下歪倒在地，何广位趁势猛踢虎腹，虎内伤而亡。从此何广位以打虎、豹等为业。据说，何广位一生打虎7头，另有豹子、野猪、狼成百上千，为民除害。与猛兽面对面，没有超强的胆气和本事是不行的。从1983年始，他先后被推为焦作市和河南省政协委员，这无疑是国家、政府和人民对其功劳的认可。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颁行后，何广位从此不打猎了，改行上山采药（依据野兽采食某些植物，以自我疗伤、病），制药酒，惠及百姓。

徒手打虎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少的，打死的虎也极有限。人类真正厉害的是在火器发明之后，而更厉害的是：改变自然环境，挤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，使其食物链断缺而消亡。

当下，除了禁猎之外，我们当拓展野生动物的家园，使其有安生之所，不断繁衍，庶几扩大种群。相对于人类而言，猛虎也是弱势群体，虎的数量日渐稀少。据统计，全世界野生虎数量仅3200只，包括东北虎、华南虎（野生的已功能性灭绝）、孟加拉虎、苏门答腊虎……

古人的隐居情怀

□ 杜学峰

青山环绕、溪流飞涧、鸟鸣幽谷……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桃花源。忙碌的工作、喧嚣的街道、浑浊的空气，让都市人时刻想要逃离，想找个清幽的地方，让心灵隐居起来。其实，在古代，就有一些文人拥有这样的隐居情怀。

天性爱自然者，淡泊名利、清静无为，用深居简出来修身养性。此类人选择隐居，可以在自由逍遥中领悟人生。庄子曾经做过漆园小吏，此后便一直奉行隐居不仕的人生宗旨，转而清静著述。楚威王曾派两位使者去拜访庄子，邀请他参与管理楚国政事。庄子都说自己宁肯为泥里嬉戏的龟，也不愿为庙堂之龟，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。

恬然自足者，甘心淡泊、知足常乐。林和靖是博学之士，他一生不求富贵，不仕不娶，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，以种梅养鹤为乐，人称其“梅妻鹤子”。相传，他在居所前后种了360多株梅，以卖梅维生。他的咏梅诗也写得很是漂亮，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是他的千古佳句。林和靖的鹤经过驯化，能通人性，据说还会买菜报讯。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吟咏游玩，林和靖的隐士做得可谓地道漂亮。

世事逼迫者，是隐士中的大多数。陶渊明做过十多年的官，也曾怀抱济世志向，想要一番作为。然而，做官期间，他常常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，反复四次出仕归田，终是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。终于归园田居了，虽然要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但是能心无羁绊，况有乡间纯朴的邻人，有采菊东篱的兴致，有悠然见南山的诗意，还求什么呢？

以退为进者，今人认为是高手。他们借世人对隐士的尊崇心理，以出名来获得入世的捷



径，以隐居的声望来待价而沽。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，广交名士、声名远播，终于等来了刘备三顾茅庐。唐代卢藏用亦是如此，成语“终南捷径”说的便是他的出仕巧计。卢藏用有才，却屡试不中，于是选择隐居于接近长安的终南山，当时人戏称他是“随驾隐士”。

每个文人心中都有一座桃花源。所谓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佳山秀水一直是隐居的首选之地。青山、绿林、幽湖、茅舍、白猫之间勾勒出一幅中国式山水隐居图。介之推带着母亲隐居绵山；王冕隐于九华山，有茅舍三间；刘严隐居于金华山；郭文泛舟湖上。在自己的天地中悠然地行吟，随心所欲之处无旁人能觅，难怪贾岛《寻隐者不遇》时，得到的答复是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。

隐居的生活是清雅的、随意的。琴棋书画是日常之必备，植茶锄钓是困眠之消遣，再者游历，再者访友。隐居的人生也许是寂寞的、清贫的、散淡的，却也是逍遥的、清静的、恬淡的。由于非鱼安知鱼之乐，子未隐居安知隐居之趣？

爷爷的槐树

□ 朱永娟



阔别家乡十余载，再见院中的槐树已经长成一棵挺拔的大树，时值隆冬，枝叶凋落干枯，但依旧分外亲切，这棵槐树当年只有我肩膀高，是爷爷带着少年的我亲手栽植。

童年时，院外也有一棵老槐树，那时候爷爷在打谷场打麦子，晒玉米，父母在外务工，爷爷就成了我唯一的玩伴。天气很热，爷爷会用陈年的粮食去路边换冰棍放在地窖，让我能吃上甜津津冰凉消暑的冰棍。爷爷自己却不吃，用毛巾擦着自己的热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爷爷最爱吃那冰凉的冰棍解渴。

爷爷累了在槐树荫下乘凉，就给我讲故事。爷爷没啥文化，讲的都是民间故事，奇闻异事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晚上就和爷爷一起睡，听着他的鼾声就像故事一样好听。

我和爷爷一起采摘槐花，去春天的田野里逮兔子，一起去河边洗澡，爷爷还经常捕捞河虾给我做着吃，用薄薄的花生油煲一下，又香又嫩。

后来那棵老槐树挡住了新房的地基扩建，被砍伐掉了，我伤心的哭。第二天爷爷弄回一棵树苗，带着我栽在院子里，我每天放学都去看它，为它刷油漆防虫，浇水培土，希望它快点长大，那时候我却不知道，幼小的树苗在精心的呵护下长大，老树就会枯萎！

今年我回到了家乡，看到这棵青年的槐树，迎风挺立。爷爷已经八十岁了，依旧身体健康，能吃能睡，爷爷笑哈哈地说，我想你了，就坐在槐树底下眯一会，小时候的你就跑来了！我听了爷爷的话，心里酸酸的。

从我家茅屋，到老井不足百米。我少年时，尤其在腊月里，整天在这短短的距离中，来回穿梭，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，喜乐融融。老井旁，腊月临近，那年的喜悦与欢乐，洋溢起来，女人们欢天喜地，谈笑风生，有人熟练地剖开鱼肚，有人轻松地杀鸡宰鸭，有人把准备腌制的猪大腿，或者其他年货，拎到井边清洗；还有人浣衣，洗被单床帐，用绳索水桶吊水回家。那些情景，就像一幅悠然的生活风情画，让我至今难忘。我记得那些女人们，手中的活不停地摆弄着，一边清洗一边哼唱小调，或者说个不停；在她们脸上，共同的是喜悦之情，就像从井里刚提上来的井水，热气袅袅，暖意若梦。

少年时，我就意识到，那腊月的老井，意义非同寻常，我比喻它是各家各户的大恩人，让腊月的生活丰沛起来，也让腊月的时光，激情荡漾，充满喜悦。我想，这口千年老井，围绕它的千年生活景致，有多少腊月的快乐，生活的沉淀，时光的荏苒。我感觉到，在老井旁的腊月里，所有年代的生活喜悦，都汇集在了同一个兴奋点上，就是快乐，让腊月悠悠荡荡，尽显人情风光。我想，我是在老井边长大的，经常抚摸青石井台上的厚厚苔藓，想象着它的沧桑风韵，那是家园的千年喜悦，呈现眼前。我想那喜悦，是我们祖祖辈辈的腊月欢乐，就像井边女人们晃动的身影，扑朔迷离，遥远亲切。

井在南面，我家在北面，山冈横在了南北方向的视线里。我爬上山冈，从高处向下张望，看那些女人们，从各家各户抵达井台，又从井台离开，走进各家各户；此景让我心动，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母亲，她就是这样忙碌着，喂养了我，滋



腊月时光

□ 鲍安顺

润了我们的家。我看着母亲，她手中提着的东西，就像战利品，带着丰收的喜悦，脚步轻盈，踩着腊月时光，像踩着腊月的幸福歌声，满载而归。我流泪了，我想我勤勉一生的母亲，终身劳作，不知疲惫，从无怨言，更无牢骚；她的身影，仿佛我眼前的水草，渗透星光，招摇着我的灵魂。

从井台到我家茅屋，是条窄窄石板小路，青石油光可鉴。在腊月，小路两旁晾晒的，有腊味，有洗染后的衣裳和被单，挂在竹竿上，像风中的静物，非常养眼；一只猫和两条狗，在小路中悠荡，各走东西，毫不相闻。那些腊月的记忆，就像小路上游动的句点和逗号，更像五线谱上的蝌蚪，生动游走，让我恍然感到，那曲调渐起，轻歌如烟。那腊月，在我的内心和目光里，

轻歌飞扬，静静流淌。是呀，在腊月老井旁，尽是生活的悠闲快乐，让我的童年和少年，无忧无虑，唱着跳着，欢乐至极。我想，如今的腊月于我而言，是平静的，平静得让我无意过问。

我常常想，腊月，是女人们用手掌和身影撑起来的，轻盈舞动的，是欣喜的日子，快乐时光，从容的风情，天长地久的生活喜悦，我在久远腊月里的憧憬渴望，最初的生活情趣，生命最早的理想与眺望，良知与感动，热情与活力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获得了心灵燃烧的感觉，快乐欣喜，想着人生好梦成真。多年之后，我依然清晰记得，在那老井旁，茅屋边，腊月里，往事挂在风中，沉在暖阳里，就像那些女人们手中摆弄的年货，虽然没有煮熟，早已香气扑鼻，热气腾腾，诱人心扉，弥漫着时光回味的风情沧桑。